

珍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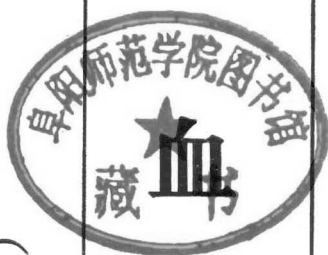
血 烟 劫

太白文艺出版社





柳残阳作品全集（之五十五）



烟劫

（台湾）柳残阳 著

血 烟 劫

(台湾)柳残阳 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少年刀客任霜白为报师仇，忍辱负重学艺于“九心绝屠”屈寂，潜心苦练武林绝技“劫形四术”；屈寂因早年遭到暗算而致残废，欲借任霜白之力了却自己的五桩心愿。

任霜白学成后出道江湖，遂引起一场血雨腥风。首战即割取暗算屈寂的万致远和欧阳长风的项上人头；次战击伤与屈寂有夺妻之恨的“大隆镖局”总镖头林翔，并掠走镖银二十万两。其后，在替万致远报仇的曾剑等人合围下，任霜白遭到重创，幸被钟氏兄妹所救。

伤愈后，任霜白文斗“潜龙”阙离愁，义释屈氏母女，在完成屈寂的任务后脱离其控制。几经曲折，几次血战，终于手刃杀害其师的崔颂德、敖长青等人。

回到山中小屋，发现周围危机四伏，钟姑娘亦下落不明，任霜白艺惊“霞飞派”，一笑泯恩仇。为了报答钟去寻救命之恩，亦为了钟姑娘对自己的一往情深，夜幕之中，任霜白孤身闯入龙潭虎穴……

目 录

第 一 章	人头落地	(1)
第 二 章	血染荒道	(20)
第 三 章	九全不全	(38)
第 四 章	断肠见红	(54)
第 五 章	牙眼相还	(73)
第 六 章	绝处逢生	(90)
第 七 章	天蝎魂鼓	(106)
第 八 章	幽冥殊途	(125)
第 九 章	青山孤鸿	(140)
第 十 章	刀下有情	(158)
第 十 一 章	怨为鸩毒	(177)
第 十 二 章	梦魇前尘	(191)
第 十 三 章	财起祸端	(209)
第 十 四 章	冤家路窄	(229)
第 十 五 章	一波三折	(245)

第十六章	引蛇出洞		(260)
第十七章	再试镔锋		(280)
第十八章	并折双翼		(296)
第十九章	石岗见仇		(313)
第二十章	山比山高		(329)
第二十一章	功亏一篑		(347)
第二十二章	以德报怨		(366)
第二十三章	恶胆相向		(387)
第二十四章	仗义拔毒		(402)
第二十五章	血债血偿		(418)
第二十六章	殉义香消		(438)
第二十七章	借花献佛		(452)
第二十八章	君子之争		(472)
第二十九章	独闯虎穴		(486)
第三十章	连理成枝		(503)
第三十一章	黄泉灵光		(522)
第三十二章	天良未泯		(535)

第一章 人头落地

缅甸刀前端是平口的，光芒雪亮，长约五尺有半的刀锋中间，隐隐泛起一抹赤痕，赤痕鲜艳如血，自然嵌合在刀身的钢质里，那情景，好像白玉里凝聚着一条血纹，稀罕悦目，却透着恁般不可言喻的妖异，仿佛血痕是刀的精魂，随着寒华的闪缩而呼吸颤动，恍惚间，它竟似带着灵气，带着生命。

任霜白坐在桌前，拿一块棉布仔仔细细的拭擦刀锋，他的动作很轻、很柔，有如一个母亲为襁褓中的幼儿净身，那么小心、那么专注，而且，充满怜爱之情。

桌上有灯，茕茕一点，灯光晕黄冷清，但在任霜白的视觉里，仅是朦朦胧胧的一团光影，他双目莹澈，黑白分明，不过却是个“清眼瞎子”，没有全盲，外界的一切景物，透过眸瞳，都似隔着一层雾氤，迷迷糊糊的不甚真切——他以前并不是这样，他也曾经有过一个光明的世界，现在看不清楚，至少他还知道原来的人间是个什么貌相。

放下棉布，他手腕突兀挺起，原本如软蛇似的缅甸刀“嗡”的一声伸成笔直，赤痕反映起淋漓血彩，绕室旋闪，然后，他熟练的沉臂反插，刀身已分毫不差的套回腰间那

条黑色鳞皮所制、内嵌生铜暗槽的刀鞘之中。

苍白得近似病态的清癯面容上泛现的是一种宛如出世般的冷漠，没有丝毫七情六欲的流露，心底的情结，仿佛已僵冻在脸颊那一片苍白里，眉眼间有的只是历尽风尘后的沧桑与幽寂；这样的孤远神韵，索落沉绪，令人联想到悬挂于夜空中的寒月，寒月孤悬苍冥，它看过的人间世，大约也只是不断不绝的悲苦与无限的沧桑吧？

门上响起几下剥啄声，极轻极轻，剥啄声与西风的低吟混在一起，若不细听，根本难以分辨。

任霜白缓缓转过头来，面对门扉，嗓音低沉，微带沙哑的开口道：

“欧阳长风？”

门外传来的声音高亢昂扬，中气十足：

“正是‘双幻剑’欧阳长风！”

任霜白道：

“请进。”

“砰”的一声，单薄的木门一推而开，欧阳长风魁伟的身躯半截铁塔般挺立在那里，淡紫色的国字脸上流露着强烈的恣狂之态，大有泰山石敢当的架势。

任霜白仍然端坐不动，只静静的道：

“我已说过，请进。”

欧阳长风目光炯亮，灼灼盼顾，之后，才稍稍弯下身子，进入这间一眼看到底的陋室内。

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土砖房，硬泥地，房中仅有一桌

一椅，靠在墙角部位，另摆着一只狭窄却簇新的柳条箱，这只柳条箱出现在如此的背境下，显得特别的不协调。

当然，屋里并没有预置来客的坐位，任霜白也毫无让坐的意思。

欧阳长风一拂袍袖，洪声道：

“你就是任霜白，‘寒月’任霜白？”

点点头，任霜白道：

“不错。”

欧阳长风瞪视任霜白，语气中有三分不耐，七分恼怒：

“你说是为了‘十手叉’万致远的事约我来此见面，我且问你，老万到底有什么事？”

任霜白道：

“事情很严重，否则我也不会夤夜劳你大驾。”

欧阳长风狐疑的道：

“任霜白，不论你在道上有多大个名气，却也碍不着我，人人头顶一天，各有各的码头，各有各的能耐，你若是唬弄着我玩，恐怕对你未见得会有好处！”

任霜白道：

“我没有码头，或者，只稍稍有点能耐。”

欧阳长风怒道：

“我没有这么些闲功夫与你穷磨牙，你明说了吧，万致远怎么回事？”

任霜白伸手指了指墙角处那只柳条箱，道：

“看到那只箱子了？”

视线从任霜白瘦棱棱的手指移向柳条箱，欧阳长风没好气的道：

“如何？”

任霜白道：

“过去打开箱子看看。”

往前走了两步，欧阳长风又不甘任由指使的站住：

“你在弄什么玄虚？箱子里有啥玩意？”

任霜白道：

“掀開箱盖，不就一切明白了？”

重重一哼，欧阳长风来到箱子前面，却不用手去掀箱盖，单足倏挑，人已朝后疾退而出。

柳条编织成的箱盖很轻，足尖一挑之下，已“噌”的一声掀开，箱子里并没有什么机关埋伏，甚至没有一点响动。

任霜白道：

“欧阳长风，不必那么紧张，任某从不暗箭伤人。”

欧阳长风悻悻的道：

“这话可难说，人心险诈，江湖上的鬼蜮伎俩我看多了，还是防着点好！”

说着，他谨慎的趋向箱前，只见长方形的柳条箱里垫着一层白布，白布之上，端端正正摆置着一颗人头，一颗怒目凸瞪，龇牙咧嘴的人头，首级的颈项间血迹殷然，初结为痂，看情形，人头斩下不久，尚挺新鲜。

尽管这颗头颅的面皮已呈现灰白，尽管五官扭曲得已

失原状，欧阳长风却一眼即看分明——老天，这不是他的好友万致远，又会是谁？

强忍住胃里一阵翻腾，欧阳长风更注意控制自己惊震后悸荡的情绪；他深深吸一口气，缓缓转过身来，慢慢的道：

“这是万致远的人头……”

任霜白颌首：

“到底谊属老友，生死不能忘。”

咽了口唾沫，欧阳长风道：

“谁杀的？”

任霜白道：

“我。”

脸颊的肌肉蓦然抽搐，欧阳长风的声音僵硬：

“为什么？”

任霜白徐缓的道：

“容我先向你打听一个人，欧阳长风，有位武林前辈，姓屈，叫屈寂，你还记得他么？”

欧阳长风“咯嘣”咬牙，怨毒之色溢于言表：

“那是个老杀胚、老绝户，是个披着人皮不干人事的凶邪，说什么武林前辈？他不配！”

任霜白面无表情的道：

“十一年前，你和万致远做翻了他，可是手段却不甚光明——你们在他饮食里暗掺迷药，待药性发作的当口齐下辣手，屈寂奋力抗拒，才幸而逃出一命，只因负创过重，自

此却成了半身瘫痪。”

额头青筋暴起，欧阳长风神情激动：

“老王八蛋领着我们合做一票买卖，在‘豁莫关’前劫下当地都司衙门的十万两官银，当初原本说好三一三十一平均分赃，不想官银到手，他竟自恃资格老、技艺强，翻下脸来硬要六成，娘的皮，江湖有江湖的规矩，黑道有黑道的传承，上线开扒，大伙凭的都是一条性命，姓屈的依哪一点要拿六成？我们明着抗他不过，当然逼得来暗的，现场未能毙了这老绝户，十余年来，一直是我们的遗憾！”

任霜白道：

“如今，二位皆无须遗憾了，十一年来的这个死结，也应该到了解开的时候，不过，解结的方式，怕不怎么样和。”

怒目逼视着对方，欧阳长风一字一顿：

“你——任霜白，你是来替屈寂当杀手的？”

任霜白的眼瞳中一片木然，腔调也是同样的冷硬：

“我并不喜欢做这件事，甚至我比你更加憎厌他，然而我无从选择，你不必问我为什么，十一年前你们既种下了因，自会结今天的果。”

欧阳长风大声咆哮：

“任霜白，‘九心绝屠’屈寂到底是你的什么人？你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任霜白道：

“人与人之间，总是恩怨纠缠、喜嗔莫明，善缘恶缘，亦仅一线之分，你说，我和屈前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渊

源？”

欧阳长风一时想不透、悟不出，心火更盛，顿作狮子吼：

“我不跟你打哑谜，任霜白，我欧阳长风人是一个、命有一条，你要怎么办，保证奉陪到底，决不含糊！”

任霜白空茫的眼神投向门外沉沉的黝暗中，好像用心灵在洞视着什么：

“那么，我就得罪了。”

欧阳长风双手插腰，狞声笑道：

“这个说‘寒月’厉害，那个说‘寒月’凶狠，称来道去，不过一个睁眼瞎子，我看你能翻得上天？”

任霜白瘦削的双颊更泛一抹幽翳，沙沙的道：

“不要以口舌争胜，殴阳长风，那未必会有意义……”

欧阳长风插在腰间的双手迅速摸向背后，当他两只手再度出现的时候，已一手握剑，一手执鞘，其拔剑之快捷轻灵，堪称高明。

那是一柄有三寸宽、三尺长的利剑，锱锋流镞生辉，尾芒盈盈伸缩，鞘为白钢打造，沉重粗短，看上去，它的作用似乎并不局限于鞘套。

任霜白没有说话，没有动作，仍然以原来的姿势坐在椅上，两眼直视不眨。

欧阳长风吼喝着道：

“姓任的，有本事尽管使出来，我就不信你这睁眼瞎子还会有什么三头六臂的能耐！”

任霜白扶着桌沿轻轻站起，古井不波的道：

“两天前，你的好友万致远也是这么说的……”

断叱一声，欧阳长风猛冲上前，剑锋冷芒闪眩，对着任霜白心窝猛刺。

任霜白的反应，比一个明眼人更为敏锐，他身形微偏，只是偏出半尺，欧阳长风的攻势即已落空。

庞大的躯体倏旋两步，欧阳长风左手上的剑鞘凌空抛掷，白光一道，带着强猛劲力，就在这近距离中标射任霜白，光景活似某一种犀利暗器！

任霜白卓立不动，猝然伸手，已一把攫住射来的剑鞘，随着扬臂抬肘的动作，他那灰色葛布袍袖滑落臂弯，瘦骨嶙峋的一条胳膊，却似精钢铁炼般的坚实，剑鞘贯发的强大劲力，居然未能令他的身子丝毫摇晃。

欧阳长风双目泛赤，步法如风疾走，围绕在任霜白身边打转，一边转，手中剑左右交替移换，光芒熠熠，冷焰错织，不但令人难以揣测他的出手时机与角度，更连他有几把剑拨弄于掌心都迷糊了。

“双幻剑”，果然名符其实。

任霜白却不能领略那光束的璀璨，拜识那光彩的眩化，在他的视觉里，如此诡异瑰丽的寒华流波，至多也只是微弱而朦胧的几抹光影罢了。

清晰无比的是他的听力，他听得到刃口割裂空气的声音，察得出气流任何细微的拂动，甚至肌肤毛孔上些许温度的起落，再加心灵间近同反射的直觉感应，使他的眼睛

几乎成为多余的了。

剑芒分做六道，骤而齐向任霜白身上六处要害刺来。

任霜白的身形腾起，这一刹宛如魂魄离窍，将另一个影像投注于欧阳长风背后，雪亮的刀光噙着一抹血痕掣映，欧阳长风的斗大头颅顿时脱腔弹升，撞到屋瓦又翻滚泥地，骨碌碌四周溜转，仿佛欲寻回它原来的身子，情况好不凄怖！

缅甸回鞘，任霜白足尖斜挑，血淋淋的一颗人头已提在手上，他来到柳条箱之前，将人头小心置入，然后，掩落箱盖，按下扣套，挟柳条箱于腋下，蹣跚步出门外。

夜暗的天空，无星无月，云霭低沉，浓得有如一团团层叠的墨晕，真个伸手不见五指。

寒瑟的空气里，任霜白嗅到了某些味道——那是由不安、杌隍、惊惧、激愤等等情绪组合成的味道，隐隐中，透着杀机。

他慢慢放下挟着的柳条箱，默立原地；他在等待，他知道，欧阳长风的故事尚未就此了结。

阴冷的夜色里，三条人影冒了出来，三个人逼近的阵式，约略摆成一个三角，每在他们移动之间，兵刃的光华时见流闪。

任霜白感觉到对方的呼吸，闻到他们身上的气味，那是成年男子身上的气味，有汗味，有狐骚，还有多日不曾沐浴的体臭……

三个人站定，三件兵器举起，三张面孔充满了赶鸭子

上架的愁苦形色。

任霜白眨眨眼，语声平静：

“你们可以不死——假如你们不想死的话。”

其中一个满面愁容的大汉吞了口口水，艰辛的开口：

“姓任的，你不该那么心狠手辣，杀了我们欧阳大哥！”

任霜白淡然道：

“不必再谈这些，三位如今的问题是，要不要替欧阳长风报仇？要，你们就来，不要，你们便走——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快走。”

满面愁容的仁兄望了望他的两个同伴，这两位则神色怔怔，颇有进退维谷的模样，那汉子略一犹豫，咬着牙道：

“我们受欧阳大哥重托，来此替他押阵，如今他惨遭毒手，我们总不能默而以息、临危苟免，他的这笔血债，我们非讨不可！”

另两个人全一声不响，只拿眼睁注视着自己靴尖前端，好像就这么看下去，地面便会裂开一道口子堪供土遁似的。

任霜白轻轻吁了一声：

“莫怨我没有给你们机会，这可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那大汉挥动他的大砍刀，暴喝道：

“圈上去！”

“去”字的音韵刚刚漾荡于他的口唇间，缅甸刀的冷电已掣闪于夜色中，如一条粼亮的虹彩，汉子的大砍刀才向上迎，虹彩已然迸裂，分化成千百溜碎芒残尾，大砍刀倒抛而起，还拖着那只握刀的手臂！

怪叫如泣，那大汉调头狂奔，断臂落刃皆顾不得了，他的两个伙伴在一刹的僵窒之后，紧跟着撒腿急趋，都不曾“圈上去”，反倒“逃了去”了。

任霜白摇了摇头：

“欧阳长风说话不实在，他命是一条，人却不止来了一个……”

一声呼哨出自他的舌尖，暗影里有匹瘦马悠然走向近前，这匹马可真瘦，肋骨嶙峋，肚腹凹扁，灰白的毛色剥落无光，有点风烛残年的意味，和任霜白寒伧落拓的外貌比较，还相当搭配。

石洞中燃着松枝火把，青红交杂的火苗子噼啪闪跳，浓烈的松脂气味有点熏头呛鼻，但屈寂却似全无感觉，他盘膝坐在这座大而圆的石墩子上，下半身围盖着一条狼皮褥子，双眼微眯，正慢慢掩上柳条箱的箱盖。

任霜白站在一边，瞳仁空瞪着洞底深处，其实他看不见什么，洞底的一片漆黑，如同他的情态，早就也是晦迷凄暗得化不开了。

屈寂枯乾如骷髅似的脸孔上浮现着一层异样的红光，眼眶深陷的两眼虽然眯合着，眼缝中透出的光芒却炙热灼亮，他斜睨任霜白，带着闷重的鼻音道：

“很好，这件事你办得很好，跟了我九年，你总算头一遭有了回报，也不枉我将你调教一场，把我护命保身的压箱底绝活‘劫形四术’都传授于你……”